



新刊監本四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五

絲 隶部 一百九十五

巧官

巧官

附勢

朋黨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是知君子之仕也先勞後祿輔國庇民率履不乖富貴自至小人之心也則異於是顧其行不信其言阿諛便辟佞倖險詖以巧官為臧謀以由徑為得路憑疵附贅託勢權門懷金輦璧買交貴室期于滿歛了無愧恥既以此得亦以此敗負乘覆餗不謂不幸云爾

漢段宏濮陽人始事蓋侯信

景帝王皇 后兄也

信任宏

任保 舉也

官亦再至

九卿

司馬安汲黯姊子也亦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巫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張湯杜陵人也初為長吏安周陽侯為諸卿掌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偏見貴人給事內史後為廷尉其造

請諸公不僻寒暑

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音士到切

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

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公孫引數稱其美

高弟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

賂遺外小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告病中二

千石上謁問疾

上謁若今通名也

遣家丞出謝讞已皆去萬年獨

昏夜廼歸又吉病甚帝自臨問以太呂行能吉薦於定國杜延

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

子也為南陽太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

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

子公湯後之字

竟徵入為少府

後漢史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郎守

魏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年十六為郡

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畜好刀筆及版奏

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

劉類高陽人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脩人事不廢于去

晉陸機為平原內史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宋何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元凶弒立其子偃為侍中掌詔誥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會文帝即位任遇無改

南齊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世出身為小吏歷齊幹扶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法亮憂恨因緣啓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為兗州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

李安民武帝永明中自撫軍將軍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去傳儉啓有此授

梁任昉齊明帝建武中仕不過列校東昏永元中紆志于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郵忽謝我昉慙而退

宋季雅為南康太守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闔人少之弗為通彊之及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于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

孫廉謙之從子也便僻巧官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于

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  
躡面不知瞋齧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家不計恥辱以此  
取名位也

後魏侯天盛與散騎常侍趙修鄰居宣武為修廣增邑舍擬于  
諸王其四面鄰居皆賂入其地天盛光帝越次出補長史大郡  
鄧羨孝明時胡太后臨朝為黃門侍郎封安陽子邑三百戶羨  
曲附左右故獲封焉羨又行貨于錄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  
少卿出行荊州事轉征虜將軍郢州刺史鎮義陽在州銳于聚  
歛又納賄於忠徵為給事黃門侍郎

裴林光南司州刺史賜之子頗有學善事權門孝明時領軍元  
義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

席景通善事元義兼以貨賂又父繼義為司空乃引景通為掾  
趙鸞之為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為劉騰養息賂遺權門頗歷顯  
官而率

鄭雲為濮陽太守納賄劉騰得為章驤將軍安州刺史

宋穎為魏郡太守納貨劉騰言之于領軍元義以穎為冠軍將  
軍涼州刺史

畢義暢孝明時襲南城縣男傾巧無事業善通時要歷郎中尚  
書侍郎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坐事伏法  
北齊敬長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  
之以貨賂執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  
尋至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

畢義雲為司徒左長史時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如即子默  
祖母遂除度之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李昭赴晉陽  
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為此  
款密無所不至  
唐薛曜中書令元超之子頗解屬文則天時以附會張易之兄  
弟歷位正諫大夫

鄭愔中宗神龍中為宣州司士私鑄錢百萬以遺武三思擢為  
侍御史遷中書舍人景龍中附昭容上官氏累遷吏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中宗景龍中昭容上官氏屢出居外宅湜託附之由是中  
宗遇湜甚厚再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唐休璟神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在任無所引益以老病罷歸  
私第休璟年力雖衰進取彌銳時宮人賀婁氏用事而休璟為  
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譏  
之

趙彥昭睿宗景雲初自潞州刺史除歸州刺史先是巫媪趙氏  
昵于違庶人得封為隴西夫人與彥昭鄰居因附焉及趙氏誅  
自其家獲彥昭納賄疏故貶官

康廡本商胡玄宗天寶中為安南都護賂遺揚國忠官至將軍  
肅宗上元二年上表請用私財賂檢校山南一道驛朝廷以勅  
救弊許之仍加侍御史

呂諲天寶末為哥舒翰判官肅宗冊立于靈武諲馳赴行在帝

深遇之誅光輝李遵在君之側皆希旨論其善亦屈已事光輝  
遵等故驟拜御史中丞相進奏無不允從

庾準常州人以門諂入仕爾宗末昵于宰相王縉縉驟引至職  
方即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  
流甚為時論所薄

黎幹戎州人代宗時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  
大夫京兆少尹尋遷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而因緣附  
會與時上下大歷二年改刑部侍郎

盧甚代宗時為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為左司郎  
中京兆少尹遷大尹甚無術學然善事權要

嚴綬德宗時為宣歙池判官時觀察使劉贇卒綬領軍府資用進  
奉無幾徵拜刑部員外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  
李景儉德宗時自忠州刺史授代至京除澧州刺史延英辭曰  
景儉時有中助因盛言已屈退及月華門遽宣不令赴郡除倉  
部員外未一月拜諫議大夫

裴武自釋褐以吏才稱累遷至太府司農卿廊坊觀察使入為  
京兆尹復領大司農其間掌錢谷供饋之事皆粗有勞績然善  
俯仰能交結權右雅無清直之稱

王潛自陝州左司馬劔彭二州刺史遷將作監輸賄權倖拜涇  
原節度使

鄭權為工部尚書然以家多僕媵奉入寡薄尋由他徑求致節  
制不旬月授領南節度使

李德裕憲宗時為太原府司錄參軍時謂監軍李國澄曰何不  
以近貴取事而自滯于外聞乎國澄曰豈所不欲其如貧何乃  
許借錢十萬貫促國澄赴闕國澄初未信及至闕咸如其諾尋  
除中尉遂為中人所稱  
元積初為荆南士曹為監軍崔潭峻所礼居無何召入翰林為  
中書舍人丞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積交而知樞密魏引  
簡尤與積相善穆宗愈深之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積  
與引簡為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其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  
罷積內職授工部侍郎帝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  
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

薛平敬宗寶曆初自檢校左僕射兼戶部尚書除為檢校司空  
充河中節度觀察等史平理清齊有政績時論方洽及是進絹  
萬匹旋有此拜議者甚惜之  
舒元興為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李訓深相結納夫和未訓居  
中用事亟加遷擢自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為權知御史  
中丞

後唐元象先朱溫之甥也為宋州節度使莊宗既平梁汴象先  
厚賂遺于權貴劉皇后及閹徒因而恩寵隆異賜姓名李紹安  
復為宗州節度使

孔謙魏州之幹吏自天祐十二年莊宗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  
置謙能曲事權要效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歛七八  
年間軍儲獲濟

漢劉景巖初仕後唐為丹州刺史家富于財能交結豪右

置無由附勢

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傳曰同惡相求其如市賈蓋風頹俗靡之弊興輕進患失之機苟異遠圖必喻于利遂乃趨浮薄之路飾儷佻之姿忌乎廉恥之規異彼比周之效或相與引重得其歡心諂媚無資奔敬不已雖獲譏于當去而自得于心術至于價寵以貪殘傾意以傳會榮利是視志氣自滿其或寵賂彰矣顛仆隨之雖欲自全末由也已故有屑屑無愧施施自矜者馬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謂是夫

廉頗為趙將免歸長平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

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人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襄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得官爵

張陽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常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火與湯交徧見貴人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

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

其造請諸公不避

寒暑湯位至御史大夫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初受業于京師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後為蜀郡太守而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為譏局緄者或之父也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

聚轉以與或緄慕衡勢為或娶之為論者所譏或官至守尚書  
魏何晏文帝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  
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

文欽為廬江太守鷹陽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永免官  
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  
廬江加冠軍將軍寵過前欽以故益驕

王思為吏雖煩碎而曉練文書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官至九  
卿

晉石崇為尉衛時賈謐以賈后之勢開閣延賓海內輻輳貴尤  
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礼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  
崇與歐陽建榮陽潘居吳國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瑯

邪諸葛詮引農王粹襄城社育南陽鄒建齊國左思清河崔基  
沛國劉環汝南何都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珍太原郭彰高陽  
許猛彭城劉納中山劉輿劉琨皆傳會于謐號曰二十四友其  
餘不得與焉

劉琨為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計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  
琇音孚即琨妹婿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琇為皇  
太子琨為琇詹事

王雅既貴盛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礼之  
孝武世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文雅拜少  
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頽弊無復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屬  
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

宋顏師伯孝武初鎮徐州為輔國安北行彥軍王景文時為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師伯因求仗節乃以為徐州主簿善于附會大被知遇王履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孔裔季等並有異志履叔球為吏部尚書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以此復為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之徐誅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何履怖惧不得吞球徐日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即還齊帝以球故履得免死廢家

南齊李安民為撫軍將軍丹陽尹明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咨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啟有此授

梁王亮齊武建末為吏部尚書是時尚書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技為士子附麗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吏部即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為之延譽益為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情好攜簿祐既之如初及祐遇誅群小放命凡兩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其所選用示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為能

後魏長孫稚為太常卿右將軍孝明時侯剛為侍中撫軍將軍寵任既隆而江陽王繼及稚皆以女妻剛子剛為元義兩厚故稚驟得轉進

穆建為直閣將軍兼武衛安建妻介朱榮之妹常依附榮榮入

洛之後除鎮東將軍  
劉廐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為輔  
廐皆與其子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  
太后令廐以詩賦授弟元吉後為國子祭酒兼都官尚書  
王翊字士遊為中書侍郎頗內于榮利結婚于元乂超拜左將  
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  
部逸以一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括大武時親  
用寵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  
高聰為并州刺史在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  
隙再為太守御史學奏高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  
劉藻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啟為其國

郎中令襲子爵

張烈河東武城人孝明時為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乂父  
江陽王繼曾為青州刺史及右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詔附  
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

馮元興卒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為  
檢校御史後為元乂所知元興世寒因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  
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

叱列延慶介休世隆之甥婿也為常州刺史前廢帝普太初世  
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于暉字宣明為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為介休榮所親以女妻其  
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行臺

徐紇與鄭儼俱為舍人儼得幸於靈太后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與之合當時政令歸于儼等

崔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為司馬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高陽王雍第二女妻領軍元叉子秘書郎稚舒狹恃二家志氣徵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宝寅右僕射元欽皆以雍又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歆以休女妻其外孫荆氏休不欲乃違其母而以妻叉子議者非之

鄭羲為中山王叡傳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繫桓不及及李冲貴寵與羲姁好乃就家徵為中書令

中山王英子熙既襲爵累遷光祿勳領軍於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

比齊許惇少純直晚更浮動初齊朝体式本州太中正以京官為之同郡邢邵為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宗欽道出邵為刺史朝議甚鄙薄之惇仕至尚書右僕射

源文宗為祕書監以貴遊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為善於附會

和士開稟性庸鄙不闕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盛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存昆季行列士開後至尚書令

後周賀蘭祥為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

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  
唐封德彝隋煬帝初為舍人而不被用見虞基幸於煬帝而基  
不開吏務每承處分多失事理德彝又託附之密為指畫宣行  
詔命諂順主心外有表疏知忤意者皆寢而不奏決斷刑法多  
濬文深詆策勳行賞必抑削之故虞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亂  
皆德彝之所為也

丘和初仕隋為蒲州刺史坐事除名煬帝時宇文述方被任遇  
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胃罪拜代州刺史

劉義節為少府監性明慧有幹理家附於財善附會勢要

李迥秀為鳳閣鸞臺平章事頗託附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  
宗兄弟由是深為黨正之士所譏

崔湜為吏部侍郎時昭容上官氏屢出外宅湜託附之由是命  
宗遇湜甚厚尋轉中書侍郎平章事

黎幹為京兆尹時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是寵作  
威天憲在舌幹動心求媚每暮將至監則盛具數百人餼傾府  
吏以辨之

李知日為刑部尚書以官在權要諸子年纔總角皆結婚名族  
時議以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裴冕為左僕射兼侍御史大夫充山林使尋貶為施州刺史初  
冕為僕射數論時政遂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以李輔國權重  
有恩乃奏輔國所親信劉烜為判官潛結輔國後烜為中書舍  
人得罪貶領南冕乃連坐焉

房式宰相瑄之姪奉進士李泌觀察陝州辟為從事泌入相累遷起居即出入泌門為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

于頔為大府卿京兆尹好任機數專候權要朝列中忘勢利者視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載親暱之及載得罪後出為鄭州

韓泰為左右神策京西行營節度行軍司馬順宗永貞元年貶撫州刺史及司封郎中韓日華貶池刺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

元貶邵州刺史也田員外劉虫錫貶連州刺史皆以善於王叔文坐責出守

韋執誼與王叔文同為翰林學士德宗載誕曰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為畫像贊帝令太子賜執誼繡帛以酬之執誼至

東宮謝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李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

杜兼為濠州刺史性浮儉豪侈氣憲宗元和初入為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

拜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王鐸自言太原人後為太原節度使約附太原王栩為從子以

婚閱自炫栩子弟多附鐸以致名官李景儉漢中王瑀之孫頗覽前史詳其成敗以王霸之略為已

任違執誼王叔文師重之當二人竊政景儉居母喪故不及禍

竇胤御史中丞引為監察御史及群以罪出官景儉坐貶江陵戶曹

韋顛為吏部侍郎累歷台省自元和以來居相位若裴均李絳

房式宰相瑄之姪奉進士李泌觀察陝州辟為從事泌入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為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

于頔為大府卿京兆尹好任機數專候權要朝列中忌勢利者視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載親暱之及載得罪後出為鄭州

韓泰為左右神策京西行營節度行軍司馬順宗永貞元年貶撫州刺史及司封郎中韓日華貶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貶邵州刺史也田員外劉忠錫貶連州刺史皆以善於王叔文坐責出守

韋執誼與王叔文同為翰林學士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為畫像贊帝令太子賜執誼繡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太子知王叔文乎彼偉

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

杜兼為濠州刺史性浮儉豪侈氣憲宗元和初入為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拜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

王鐔自言太原人後為太原節度使約附太原王榘為從子以婚閱自炫榘子弟多附鐔以致名官

李景儉漢中王瑀之孫頗覽前史詳其成敗以王霸之略為已任違執誼王叔文師重之當二人竊政景儉居母喪故不及禍竇群為御史中丞引為監察御史及群以罪出官景儉坐貶江陵戶曹

韋顛為吏部侍郎累歷台省自元和以來居相位若裴均李絳

崔群輩多與友善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遊其門以是常稱有  
望及李逢吉以朋黨專政柄而顛之跡尤密頗為時人所譏  
梁盧損進士擢弟左丞李琪常善待損琪有女弟耿長年婚對  
不隗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聞其耿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  
進

後唐鄭旺少依河南尹張全義初為集賢校理昭宗幸洛陽珽  
為監察御史朱溫革命於汴州左補闕起居郎時張衍為諫議  
大夫珽文章美麗旨趣雍容後進推服復以全義之門人權貴  
獎遇之召入翰林為李士廙考功員外右司郎中皆知制誥正  
授舍人翰林承旨轉禮部侍郎珽自成名至昇朝掌翰墨皆全  
義為之提挈

朱洪實為馬軍都指揮使時朱引昭為樞密使勢燄尤盛洪實  
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

崔協明宗天成初為太常卿判尚書銓時孔循任事因其門人  
求為輔相二年正月七日成命將出任園言于執政曰園此無  
學術謬參文吏聖上以遭逢運會俾侍罪廊廟四輔之重已虛  
一位今聞崔協雖為名族本不讀書較其實見恐不及園孔循  
忿其言拂衣而出稱疾不朝者數日常俾重誨諭之方入翌曰  
降制拜平章事登庸之後廟堂化筆假手于人前不同于已者  
恩聘其欲鋒茫露見多為近侍所沮

晉史圭為博陸令結常山要人李蕩蕩得罪有圭所獻遺箴目  
在焉由是善譽稍減

夫同惡相濟譬諸市賈阿黨為比謂之小人蓋蕭艾之一藪而風俗之莠扇鮮仁從類苟利成交引用以彙征約結而繆固澆薄之態萬狀姦詐之萌百端矯激以陳言便佞而抗志抵冒以求勝締構而許心牙推所長罔思其弊親之如兄弟合之若符節恩樹私室志傾重柄借譽以希大用與終以攄宿憤簡附由徑寔繁有徒右君子太為之防無使滋蔓者謂此物也夫

漢權夫武帝時為燕相數歲坐去家居長安鄉相侍中賓客益

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為夫及魏其侯實嬰失執亦欲依

夫引繩排根格生平慕之後棄者根音下恩切格音下各切言

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煩慢弛如此者共非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僂僂而根格之也今吳楚格猶謂牽引前部為根格夫

亦得嬰通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相牽引而致于

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尊重也為音于偽切

賈捐之字君房元帝時待詔金馬門數召見而長安令楊興新

以才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見

言君蘭揚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薛大夫瘡勝

廣臨為御史大夫夫瘡與愈同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于天下寔使

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蘭為

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直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

前言平恩侯可謂將軍許嘉暮思侯並可為諸曹暮思侯當貴

而表皆如言又荐謁者蒲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

事官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冀相薦之效

諸事見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頭興曰罪顯貴音罪

釘言予且欲貴矣方且是也讀如今字帝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也弟但且與合

意即將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頭本山東名

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于事敏而疾見出

公門入私門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

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

事父母有魯氏之孝也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顏回閔子騫榮名聞于

四方明詔舉茂材列諸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卿鄉讀白嚮道路

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譚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

臣則汲直汲黯方直故去謂之汲直用之介胃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

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

回也回邪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可試守京兆石頭聞知白

之帝乃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楊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

之懷詐偽以帝語相風更相薦譽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切欲得大位漏泄

省中語岡上不道書曰說說珍行震驚朕師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說珍絕

君子之行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禮記云王制行偽而堅言

震驚我衆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偽辨言不可誠質學于非道雖博請論

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

如法捐之竟坐弃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

華陰守丞嘉史失其性元帝時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賢御史之官

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右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正有

智畧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帝廼下其事

問公卿太子少傅康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

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卿暮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

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尊社稷也自堯

之用舜文王于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

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司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貢

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

猥稱雲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妾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

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

朱雲字子游元帝時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五鹿充

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

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專立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不能有所前欲

也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脩和有夏有若穉叔

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以此為言也

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毀風吏殺人風讀群臣朝見帝

問丞以雲治行丞相立成言雲暴虐亡狀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

之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

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發

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滯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

奏草欲冷自下治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後知雲亡命罪人而

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吏捕之於是下咸雲獄減罪為城旦咸雲

遂廢錮終元帝世

谷永初自託於大將軍王鳳擢為光祿大夫善言灾異前後兩

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帝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成帝

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息夫躬少為博士弟子哀帝初即位皇后父時進孔鄉侯傳晏

與躬同郡友善躬繇是以為援交將日廣繇讀與先是長安孫

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

待詔後躬寵迺與中郎石師譚因中常侍宋引上書誣告東平

王后皆封侯

何武為前將軍哀帝末太后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

有司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傳辟讀衆庶稱以

為賢又大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况以下奉朝皆奉莽武與左將

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

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幾銀依切今孝成孝哀比無嗣比類也方當

選立親近輔幼主不且令異姓大臣持權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親疏相

錯為國計便錯謂問親也於是武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奉武

太后竟自用莽風有司劾武公孫祿互相稱奉風讀皆免武就

國

後漢耿秉封美陽侯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因除

周福字仲進甘陵人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福及即帝位擢

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字伯武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

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

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并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吳全寄左軍師琮之次子與吳安孫奇楊竺等陰附魯王霸圖

危太子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於江又誅寄安奇等咸

以黨霸構和也初太帝立和為太子霸為魯王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二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大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育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宗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引等附魯王中外官寮將軍大臣奉國中分晉虞預會稽餘姚人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泐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遇下愚過有所懷和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明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後太守庾琛命為主簿

宋徐佩之為丹陽尹司空羨之兄子少帝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恭潘盛為黨劉湛為領軍將軍與尚書僕射殷景仁猜隙漸生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仇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歆因宰相之歷以迴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構之于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寮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夫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景仁字于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怛無他自處敬文之姦諂無惜如此

北齊畢義雲以依附高元海為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赴本州軒昂自得意聖餘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難別

暫時在州先有鏡吹至于案部行遊遂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事時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身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斬竦

鄭頤字子默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揚愔始輕宋鄭不為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濟南王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範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將

唐邵說德宗時為太子詹事與御史大夫嚴郢厚善建中未郢初得罪說勸太尉朱泚坑疏申其寃說為其奏帝知之故貶說歸州史

竇群憲宗元和中為吏部郎中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知未幾拜御史中丞後與李溫羊士諤等黨伯欵陷吉用事中裴垪及垪為相貶為黔中觀察

舒元興為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李訓深相納及結訓居中用事元興亟加迂擢

楊虞卿為飛京尹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為奸利每歲銓曹貢部為舉選人馳走取科名占門闕無不得其所欲昇沈取捨出其口吻宰相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會京師有訛言文宗聞之不悅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黨卿朋黨乃奏曰臣竊問其由此語出于京兆尹從人因此扇于都下帝怒收虞卿下獄再貶虔州司戶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五無不詳其兩篇取錄出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六

總錄部 一百九十六

失禮

失禮

奢侈

厚葬

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可使顛沛而求不可斯渙而去仲尼有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矧乎吉凶威儀之盛酬酢升降之繁享宴儉介之容贄幣籩豆之數過與不及皆為失也苟有失之譏削及焉

鄭公子忽以魯隱公八年四月甲辰如陳逆婦媯辛夷以偽氏歸甲寅入于鄭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原壤孔子之故人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也沐治也原壤登沐曰

父矣子之不託于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

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夫子謂弗聞也者而過之佯不知從者曰子未

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

其為故也

叔孫武叔為魯大夫其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也既小斂舉者

出戶出戶祖且投其冠括髮戶出戶乃變服失衣飾冠素委兒子游曰知禮之

國昭子為齊大夫母死問于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

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夾羨道為位夫子孔子也

曰噫母噫不寤之聲曰我喪也斯沾斯沾沾讀也覘覘視也

事人盡視之歎人觀之法其兩為爾專之賓為賓馬主為主馬專猶同也婦人時子張相

從男子皆西鄉也非也

孫叔子柳魯人其父仲皮學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叔仲

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襄而繆姪衣當為齊壤字也繆讀為不繆

雖魯鈍其叔仲衍以告告子柳言非也行蓋請縛而環經縛襄

于禮勝學叔仲衍以告皮之弟衍或為皮請縛而環經小功

之屨而四升半之衰環經手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

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于衍使其妻為舅服

之曰昔者吾喪姑姨妹亦如斯末吾禁也衍荅子柳也始姊妹

姑同未無也言無退使其妻縛哀而環經婦以諸侯之大夫為

禁我歎其言行天子之衰弔服之經

漢翟方進為丞相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

甚篤其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

敢踰國家之制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

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亡日方進以為為人臣故

七不敢  
諭制

晉劉頌為光祿大夫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  
出養于茹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  
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令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反方歆列  
上為陳騫所止故得不効

謝安為大保姓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碁  
喪不可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劾之遂以成俗  
謝琰安子也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遭母憂  
朝廷疑其葬理時議者云潘岳為賈充婦宜城宣君誅云昔在  
武侯喪禮殊倫伉儷壹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大傳  
故事先是王珣聚萬女珣弟珉聚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

隙珣時為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輜輶車以  
葬議者譏之

宋張暢為侍中領太子右衛率出為會稽太守暢愛弟子輯及  
暢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之非

後魏甄瑛字思伯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  
後終于侍中賜司徒

孫紹為大府少鄉曾因見靈太后謂曰卿年老矣紹曰臣年雖  
老呂鄉乃少太后笑之

高肇為司徒兄封賜雖久竟不改痊孝莊迂昌三年乃詔令還  
葬肇不自臨赴唯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于鄉時人以肇無  
識哂而不責也

隋鄭譯為上柱國沛國公有罪除名後徵見復其勳爵高祖令  
內使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穎戲謂譯曰筆乾譯荅曰出為方  
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唐王珪為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珪性簡傲簿于自奉准令三品  
已上並立私廟四時享祀馬珪通貴漸久獨祭于寢下逼庶人  
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為其營造以愧其心珪職  
在秩宗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  
呂諲乾元二年為武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起復  
本官又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使有司送駝至  
其宅既安之或曰此吉慶之事不宜以凶服受之諲遂摧釋慘  
衣吉服當中而拜識者譏其失禮

李晟為太尉真元六年晟妾杜氏贈鄭國夫人初晟無正室側  
室王氏特封晉國夫人王氏無子而杜氏生子愿有詔為嫡子  
及杜之卒也追贈之詔云晟亡妻杜氏而晟實為之服思議者  
以為准禮士妾有子而為之總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  
復之後王氏卒晟奏給鹵簿又謂之亡妻王氏亦服總而已名  
實服紀俱爽頗為當時所誚

李齊運真元中為禮部尚書以妾衛氏為正室齊運冕服以備  
其禮時人鄙之

王紹為兵部尚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猶廣陵王順宗時紹  
下將冊為皇太子數日而紹上陳請改其名時議者或非之日  
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官之臣當請改尔柰何非其屬而遽請改

名以避皇太子宣為以礼事上耶左司員外郎李潘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体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是時帝賢之為監察御史名與上同獨不請改既而下詔以陸淳為給事中宜改名質充皇太子侍讀貫之不得已乃上疏改其名宰相溺中風裕以為細事而不正之典章寢失北方前代難矣杜佑為淮陽節度使喪妻昇嬖妾李氏為正室封密國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

段文昌西河人家于荊州長慶初為西川節度後為淮南節度文昌于荊蜀皆有先祖故弟至是贖為浮圖祠文以先人墳墓在荊州別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後即以音樂歌舞繼之如事生者措紳哂焉

後唐李從章為河中節度使明宗長興四年七月從璋奏臣母亡諸准式假仍請定制從璋帝從子今屬籍如皇子而請為母服失礼也礼寺知其不可無所上而止

奢侈

礼與其奢將暱誨乎寧儉富不期侈前哲戒乎自知是知滿則招損款乃敗度故以奢為不遜侈為大惡若乃營耳目之玩尚輿服之飾紛華之靡務在于宣驕泰逸之心唯矜于處樂以敗礼而為德豈制義以存誠至於力敬取七体汰速戾且莫知其紀極亦唯日而不足是子楊子規其鬼瞰老氏謂之盜誇唯夫行之以表約之以礼庶可保其中吉免彼惡終者矣

慶封齊大夫奔魯獻車于李武子美澤可以鑑

智伯晉大夫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  
柳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知曰高  
山陵原不生草木栢松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  
人也宮成三年而智氏亡

漢史丹大司馬車騎將軍高之子為左將軍盡得其父財身又  
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重直用切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

俊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

陳咸為兪州刺史歷楚內使比海東郡南陽太守所居調發屬  
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玉食美食如玉也

後漢馬融為議郎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有侈  
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

有入其室者

魏何夔為太子太傅遷太僕節儉之世最為豪汰

李勝為議郎少遊京師雅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入白

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放得

原禁錮數歲

吳其寧巴郡臨江人也為蜀郡丞棄官歸家其出入陟則陳車  
騎水則運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  
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晉任愷武帝時為吏部尚書奉車都尉既為賈充所構失職乃  
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  
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處

夏侯湛為散騎常侍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  
珍西州樂府詩集卷之七石崇為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  
絲竹進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賤王愷羊琇之後以  
奢靡相尚愷以貂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紈市步障四十里  
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以用赤石脂崇愷  
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常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阿扶踈  
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使以鐵如意繫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  
又以為疾已之寶声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鄉乃命左右  
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  
比者甚眾愷恍然自失崇為客作豆粥吐噍便辨每冬得韭泔  
壺嘗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以每此  
事為恨乃密偵帳下問其所以荅云豆至難煮預作熟米客來  
但作白粥以投之尔韭蒜壺是擣韭根雜以麥苗尔牛奔不遲  
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蹕轅則駛矣于是悉從之遂爭  
長馬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  
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後  
崇既誅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  
田宅稱是

宋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子襲封康樂公為郎邪王大司馬  
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宋之咸稱  
謝康樂也

阮佃夫為黃門侍郎封建城侯宅舍園地諸王邸弟莫及妓女數十藝冠絕當時金玉錦繡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效法焉于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常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枕席便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道次便辦類皆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南齊到搗宋護軍彥之孫襲封建昌公資藉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遊交庖厨豐腆多致賓客

茹法亮為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將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為魚池釣台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園苑所不能及

呂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既見委用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衆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

陳休尚顯達之子也為侍中鎮軍將軍家既豪富與王敬則諸兒並積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拆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陳集舍顯達知此不悅及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別拜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佛是王謝家許汝不須促此自逐即取于前燒除之

梁朱异自員外常侍累遷侍中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馬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

恡嗇未嘗散施

陳孫瑒為侍中五兵尚書右軍將軍其自居處頗識于奢豪廷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

後魏李氏哲尚書左僕射崇之長子性輕率供奉奢侈

王超為并州治中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之味

隋樊畧為司農卿性頗奢侈每食必方丈陸水必備

虞孝仁為都水丞伐遼之役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馳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

唐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元和中受代至京師憲宗聞其理第過多簿之拜光祿卿傳正精悍有立好古自飾及為廉察頗事奢侈

常陟為吏部侍郎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闈閣列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僮奴勢侔于王家主第自以才地人物取三公頗有以簡貴自處善誘納後進其同列朝要視之蔑如也

潘孟陽為戶部侍郎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惧而罷工作性喜遊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

晉史圭為樞密院學士日兩使故鄉而金裝煥赫銜其極飾有識無不哂之

### 厚葬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禮曰棺周于

衣土周于椁所以表藏掩之義思不毀之道也乃知舉稱其財  
斯為之禮至于後世因其侈被以珠玉送以輿馬罄其工巧殫  
竭財力故仲尼興猶父之嘆華元貽不臣之譏良有以乎

齊桓公墓有水銀池金甃數十箔珠襦玉匣繒彩不可勝數又  
晉曹窋為青州刺史愍帝建興中發齊景公及管仲家戶並不朽繒帛可服珍寶巨方

華元樂舉俱為宋大夫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  
殉燒蛤為炭以瘞壙多重器備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注

椁也翰旁飾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  
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殺丹弟湏死又益其

侈是棄君子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桓魋為宋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臣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

不如速朽之愈也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既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門人厚  
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言由路在聽也門人厚葬之

漢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既薨光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瑩制

而侈大之瑩墓域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昭靈承恩皆館名也

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冢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

董賢為大司馬哀帝令將作為賢起冢瑩義瑩傍內為便房側  
栢題湊外為繳道周垣數里門闕杲愚甚盛及至東園祕器珠

糒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及賢自殺其父恭不悔過乃復以

紗畫棺作四時之道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

至尊無以加

原涉祖父自陽翟徙茂陵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送之以定產業涉父死讓還南陽轉送繇是顯名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轉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家舍周閭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仵涉慕之迺賈道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

後漢崔宴濟北相瑗子也瑗率李宴剽賣田宅起家立牌頌葬訖資產竭盡困窮因以酷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

晉桓温大司馬葬女冢中有金巾箱織金蔑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爾等物甚多南齊宜都王鏗鎮姑熟于時人發冢得之

後魏趙宣修武時為光祿勳修之葬父世百寮自王公以下無不吊祭酒犢祭奠之具填于門街于京師為制碑名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

唐李義府為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改葬其祖父塋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節私課丁夫東牛為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南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惧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輳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属于三原七十里

開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李光進代宗大曆中為檢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葬其母于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凡四十四幅寤極奢侈城內士庶觀者如堵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六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七

總錄部

詼諧

唐詞

詼諧

夫曰諧倡辯微辭鋒出煒燁譎誑開說多端始以滑稽終存規諫假其抵掌每言笑以見意拂其邪心或詆訐而無忤雖行不純德亦時有取焉故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粉蓋謂是也其或譁浪便給詼達嫚人主以俳優畜之亦君子之恥也詩曰善戲謔兮至乃宴樂衍衍群居終日清譚疊疊一坐盡傾仲尼有戲之之言叔向有哿矣之歎茲固無損于明矣若夫務在勝人肆厥和口騁其小智至于數窮斯則陷于佻薄矣

齊淳于髡昔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四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邪下地田也

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歎者奢故笑之于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太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

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鞵鞠脆鞵收衣衰也

矜也鞵臂桿也鞵曲也又而怨之謂小脆也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

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

稽番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眇不察眇目視貌前有墮珥

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若日暮酒合尊促坐男女

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王人留髡而送客一本云番髡坐

起送羅襦襟解聞微香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

酒極則亂樂極則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時威王好

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髡以諷諫馬齊王曰善乃罷長夜

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楚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莊王之  
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  
病肥死使臣群喪之歎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  
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人殿門仰天大  
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  
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簿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  
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慳楓豫章為題槨以木累棺外  
故曰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于前韓魏翼衛其後  
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知皆之太王  
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  
為太王六畜葬之以隴竈為槨銅厯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

祭之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于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  
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  
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  
其子窮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  
困往見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  
說趙王非全之下抵掌而言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  
張載曰談說之客則也

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歎以  
為相優孟曰請歸與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  
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優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  
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  
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

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賄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于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在固始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秦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于大道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即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

欲大苑囿東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冠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故請將之漆城雖于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示顧難為陰室于是二主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車公車公今屬衛尉奉祿薄未得省見

不被省納不得見于天子也久之朔紹騶侏儒侏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為騎謂曰上以若曹無益于縣官若汝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

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繫虜不任兵事無益于國用徒索衣食索及也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令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蹄泣朔教曰上即

過叩頭請罪居有頃問帝過朱儒皆號泣頓首帝問何為對曰

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帝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

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

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帝大

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後為常侍即遂得愛幸久之伏

日三伏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晏晚也朔獨拔劍割肉

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夫官奏朔入帝曰昨

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帝曰先生起自

責也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

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細君翔軒比于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帝笑曰使生自責廼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自公

卿在位朔皆教弄無所為屈帝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故動

而問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

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

之右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

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周公召公曰與孔丘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

制度太公為將軍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畢公高拾遺于後畢

文章高文王之子也為同弁嚴子為衛尉以其臯陶為大理以其作士

大師故云十遺也伊尹為少府伊尹善享割太官子贛使外國

后稷為司農種伊尹為少府伊尹善享割太官子贛使外國

以其有顏閔為博士顏回閔子騫為子夏為太常以有文學故

應劭以子夏兩字摠皆有德行也益為右扶風益作舜虞掌山

夔知樂以為太常故可此說非也益為右扶風益作舜虞掌山

多左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亦以有契為鴻臚契與高同高作司

故令作之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龍逢為宗正諫而龍逢死也以其直牙

也契字本作契蓋後從省尔帝曰伯夷汝作秩宗主郊廟管仲為馮翊仲

向伯夷為京兆京兆與太常同典杰祀故為之魯班為將作巧也仲山為光祿光祿主

定民之居寄軍令于内政終令肅故令為馮翊也甲伯為太僕甲伯周宣王之勇也太僕主太

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甲伯為太僕駕親御駝又密近故用親親也

延陵季子為水衡水衡主池苑季子百里溪為典屬國秦近西

我曉其風俗故令為之柳下惠為大長秋惠魯大夫展禽也食菜柳下謚

史魚為司直史魚衛大夫史雖也論語稱孔子曰直蘧伯玉為

太傳太傳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款寡其孔父為詹事孔父正色而

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款為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善

詹事孔父宋大夫也王慶忌為期門以其勁捷可為期門即夏育為罪官夏育

也邦邑王慶忌為期門也慶忌即王子慶忌也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王父

相兒大夫公孫引反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王父

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

閱達溢于文辭溢者言其先生自視何與此哉何與猶言

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頰肉吐脣吻擢項頤頤頤結股脚

連睢尻睢殿遺蛇其迹行步偶旅遺蛇猶逶迤臣朔雖不肯尚

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澹給皆此類也班固云東方朔應

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上容容身避首陽為拙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柱下為工

老子周為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

逢

行與時詭而下逢禍下也詭逢也

其滑稽之雄乎

枚臯侍詔為郎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贖貴幸比東方朔部舍人等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臯臯賦詞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廼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媒東方朔又自詆媒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部舍人者武帝之幸倡也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鄉以帛五十疋賜乳母飲食糈飧養乳母乳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

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家子孫從者橫暴長安中道當掣雅人馬奪人衣服聞于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于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部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部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于是人主憐焉慈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後漢邊韶以文知名教授數百人韶曰辯魯晝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寤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寤與周公通夢靜與孔

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魏州泰為司馬宣王所辟嘗因會使尚書鍾繇調泰曰君釋褐  
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駘乎泰  
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戕獼猴騎士牛又何  
遲也衆賓咸悅

蜀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  
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  
毛繞涿居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迂為涿令者去官還家  
時人與書款署潞則失涿款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  
無鬚故俗以此及之

何雙字漢偶滑稽譚笑有浮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栢長

張裔字君嗣領諸葛亮留府長史北詣亮謚事送者數百車乘  
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  
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歎死其譚啁流速皆此類也  
楊洪為蜀郡太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數年為廣漢太守每朝會  
祗次洪坐朝祗曰君馬何駘祗曰故吏馬不敢駘但明府未著  
鞭耳衆傳之以為笑

吳諸葛恪字元遜為左輔都尉孫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郡  
吏使致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  
未翔麒麟吐哺駟騾無知伏食如故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  
凰有何燕雀自稱未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太子嘗嘲恪曰諸  
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

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尔權大笑

晉陸雲字士龍初入洛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座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譚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隱字也雲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尔弓挾尔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駢駢乃山鹿野麋獸為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尚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范甯常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去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普左汰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焚神火下以氣蕩蘊于胃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尽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乎

謝混字淑源少有美譽孝武帝將以晉陵公主配之未幾帝終表山松欵以女妻之王珣曰卿莫近禁齋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為珍膳項上一齋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嘗敢食時呼為禁齋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王

顧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為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持以布帆借之至破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戕曰地名破冢真破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前涼張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奪節將軍康妙奉表並送盟文

于晉大司馬桓溫博恃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刀彘朝之彘謂將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刀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刀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晚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刀也一坐惟難焉

宋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少年荀伯子朝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奉皇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南齊庾杲之為尚書駕部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鞋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謝超宗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以怨望免官楚錮司徒褚淵送相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常牛驚蹠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誚稍布朝野梁釗之遊

為南郡太守因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服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嘆曰豈黥布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

朱异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兩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長少何乃不廉异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暮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後魏薛慶之為廷尉丞廷尉寺鄰接此城曾夏日于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慕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貳卿裴延雋表翻玄有同異雖曰戲譁詞義可觀博事于冊

北齊徐之才聰辯彊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譚体語公私言聚

多相嘲戲鄭道育嘗戲之曰才為私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芦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為之也即荅云卿姓在亡為雷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馿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声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時之才以勸文宣禪代大見親密又戲譴滑稽言無不至于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湯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弄隋侯白字君素好李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悅不持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官者如

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引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後至守大史丞

楊素字玄感蘇威子夔夔以聰敏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高構字基孝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

唐蘇世長初為隋都水少監及高祖平洛陽授玉山屯監高祖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真于鄭國忘信義于吾家去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

庚詞

傳曰言必有中又曰辭達而已蓋賢人君子因事以發蘊則成謀有彰詣理而求仲則弭灾無爽故有兵傳而應隱言可濟事顯而微辭可奪或稱美于述作或規諫于荒宴道無不在言出成譏信所謂千里之外應之也若乃智有所不明理有所不至者亦無措其意焉

申叔展楚大夫也從莊王伐蕭蕭大夫還無社與司馬邠言彌何曰目于皆井而極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好而出之

伍舉楚大夫也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蹠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于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國政人大說

申叔儀吳大夫也時越子大敗吳師叔儀乞糧于魯大夫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余無兩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淳于髡者齊人滑稽多便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酒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

並侵國且危亡枉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  
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  
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乃朝諸縣令  
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金馬門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  
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嘗受易請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  
有幸倡部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尔非至數也  
曰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曰賜帛廼覆樹上寄生  
令朔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  
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  
舍人不勝痛呼譽朔笑之曰吐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  
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世帝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  
詆之廼與為隱爾帝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猶實也聲警  
警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鶴悅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  
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齡老栢塗伊優亞行  
呌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  
者人兩敬也栢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  
也殊呌牙者兩犬爭也舍人兩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  
窮者左右大驚

魏楊脩為太祖丞相主簿常從太祖過曹娥碑下碑背上題曰  
黃足幼婦外孫壑曰太祖曰卿未可以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

乃曰已得令修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然也于字為絕幼婦少女也于字為妙外孫女子也于字為好壘白受幸也于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大祖亦記之與脩同乃嘆曰不如鄉三十里時太祖自平漢中歆因得蜀而不得進歆守之難為功謹君不知進止何依太祖于是出教唯曰鷄助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助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曰稍嚴太祖于此迴師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齊王嘉平中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魴祝魴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魴羊更殺其魴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君敗孖事者推其意疑魴羊謂吳殺魴謂魏也

前秦趙整仕于符堅堅分氏戶于諸鎮也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田父見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種流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及慕容冲陷長安整言驗矣

梁高爽廣陵人客于御史中丞孫廉廉委以文記爽為徒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暝齧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訊其不計恥辱以取名位也

後魏尹龍虎為咸陽王禧防閭禧謀逆敗走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問龍虎歎憶曰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脏不如已都不有心于規刺也僖亦以為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眠也而龍虎謂之是著

唐李乾祐高宗時為魏州刺史乾祐雖強直有器幹而昵于小人既出與外郡為書與所親令史以伺朝廷之事隱其詞曰不六即九江出河入吾無望矣讀訖付八人令史出書告之褚遂良窮竟其事曰六尚書九卿也江江夏王河河南謂褚也八人火也乾祐素善江夏而怨褚故云然坐是配驩州

許欽明則天時為涼州都督萬年通天元年吐蕃寇涼州欽明出戰為賊所執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則中無飽食城中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四面阻河唯有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操兵練將俟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七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八

總錄部

逃難

語曰賢者避世易曰君子見機蓋天步既艱刑網方密或顯斥於權要或公辨於邪諂私憾方逞大戮將至是以變易姓名毀壞形貌詭道以出間行而去投跡於絕域濯纓於洪波以至隱迹窮山之中潛身複壁之下屬辭愴悽拊心涕洟生民之窮良可哀也若乃負過越逸背國奔亡節行無聞遁逃是保紀于著事罪莫大焉

尸子名佼泰相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鞅被誅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

魏齊為魏相范雎從須賈使齊既歸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繫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箒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箒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箒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范雎更姓名張祿范雎既相秦須賈使秦雎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歆為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宴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象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於君聞乎平原君曰貴而師友者為賤也富而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病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之王弟於閔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度趙王終不可流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出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梁歆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未豫敢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簞一見趙王賜白壁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

侯當此之時天下爭之知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  
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  
何如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  
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殺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  
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題

高漸離燕人也初荆軻與漸離飲於燕市酒酣往往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後嗣刺史秦王不中漸離變名姓為人庸  
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繫筑傍徨不能去每  
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非  
是家文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  
窮時乃出退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生客皆驚  
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  
客之

莫陳平封曲逆侯初項羽略至地河上平歸之從入破秦賜爵  
卿項羽之東王城彭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  
以平為都尉陽金二十鎰居無何漢攻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  
平惧誅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聞行歸漢  
後漢申屠剛仕郡功曹平帝時對策言王莽隔絕平帝外家馮  
衛二族為非莽令元始下詔罷剛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逐地避  
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

郅渾汝南西平人也明天文曆數王莽篡位憚如漢必再受命  
西至長安上書言之莽大怒繫詔獄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

南遁蒼梧後為長沙太守  
馬援兄負為王莽增山連率莽敗與援俱去郡避地涼州光武  
即位負始詣洛陽  
王隆馮翊人王莽篡位以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竇融左護  
軍  
許陽為酒泉都尉王莽篡位揚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  
敗方還鄉里  
劉昆陳留東昏人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王莽以昆多聚徒眾  
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  
南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  
即除為江陵令

班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眾大  
水彪乃避難從之彪既疾囂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虛命  
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寤隗囂而囂終不寤遂避  
地河西後舉茂材至徐令

劉宜字子高安衆候崇之從弟知王莽篡位乃變名姓抱經書  
隱避林藪

承宮琅邪姑幕人經典既名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  
生避地漢中後至侍中祭酒

竇章安帝永初中三輔遭羌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  
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後至大鴻臚  
杜根為郡鄧太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

上書直諫太后大怒執根等令於殿下撲殺之載出城外根得蘇因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待敬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

劉矩帝人為尚書令性寬直失大將軍梁冀意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惧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正補從事中郎葛爽桓帝時郎中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難遁漢濱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為碍儒

夏馥陳留人也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官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天下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汙善良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為生乃自翦鬚變形入林廬山中隱匿姓名為治家傭親炊煙炭形貌毀梓積一二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纁帛追之於滎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苟全以庇性命弟全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范滂汝南人少厲清節為鄉里所服大守宗資署為功曹委任政事坐誣鉤黨繫黃門北寺獄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者車數千兩司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客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

還鄉里

王允為豫州刺史發中常侍張讓姦狀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  
檻車徵以咸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  
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官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惧不免乃變易姓  
名轉側河內陳留間

王烈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  
夷人尊奉之

范冉陳留外黃人桓帝時以冉為菜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遭  
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  
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

李燮字德公大尉固之子也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  
歸鄉里燮時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  
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  
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托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  
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咸曰君執  
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  
咸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為酒家傭  
遇赦還鄉里後為京兆尹

盧植涿郡人為尚書會董卓議欲廢立植抗議不同卓怒免植  
官因以老病求歸惧不免禍乃說道從輟輅出卓果使人追之  
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

趙岐為皮氏長棄官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

侍唐衡兄珙為京兆虎才都尉郡人以珙進不由德皆輕侮之  
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珙深毒恨桓帝延熹元年珙為京兆  
尹岐惧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珙果收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  
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岳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瓶北市  
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  
岐惧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  
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  
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  
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虎屯  
歌二十二章後諸葛死滅因赦乃出

鄭玄被公卿舉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  
徐州刺史謙接以師友之禮  
袁忠為沛相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書見太守王郎徒從  
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韓嵩初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山西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  
許邵汝南人初為郡功曹避地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及孫  
策平吳郡與繇南奔豫章而卒

李敏遼東人為河內大守罷歸時遼東大守公孫度有逆謀敏  
居郡中思度所為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  
焚屍誅其宗族

魏崔琰年二十九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  
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羅縣之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

而寇賊克折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後至侍中  
管寧與邴原相友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大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

國淵字子左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等避難遼東既還舊主大祖辟為掾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孔融在郡以原為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薊州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拜不入又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

京聖朝勞謙疇咨雋又我祖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漢不恤縉家之將亡提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授手援溺振於民難乃或晏晏自居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後原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遺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仲靡所難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原於是遂復返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鷄之網所還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危危難後至五官將史鄭褒父泰為董卓將軍統諸軍繫關東或謂董卓曰鄭泰智略

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司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朱至官道卒其弟渾乃將袁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司馬朗河內溫人董卓遷天子都長安朗知卓必亡恐見留朗散財物以賄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烈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有營求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郎往焉後數月關東諸郡州起兵眾數千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後至兗

州刺史

袁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

陳郡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父紀避難徐州韓暨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歆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楊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持扶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振濟貧乏之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後至南陽太守

劉廙兄望之為劉表所害惧奔揚州道路為戕謝表曰考邕過  
蒙公遇榮授之顯未有管孤桓文之烈孤得隕命精成不遂兄  
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  
明神弗佑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  
快有浸潤三至之間考邕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  
既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即日廬  
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近敢忘  
前後至侍中

王凌字彥雲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  
執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  
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于長後至大尉

蜀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二輔  
飢亂堅去官與弟授南入蜀依劉璋

孟元字孝俗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  
父子待以客禮後至大司農

來敏字敬達漢末大亂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璋遣而琬  
妻敏逐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從至光祿大夫  
許靜漢末補御史中丞董卓秉政與吏部尚書周忠共進退天  
下士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後卓斬忠靖懼誅孔伸伯卒依奔  
揚州刺史陳韓禘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郎素與靖有  
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于仁厚孫策東渡江皆  
是江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親踈悉發乃從後去

當時見者莫不歎息靖在交州與曹公書曰世路我夷禍亂遂  
合驚怯偷生自竄蠻栢成闕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  
書辭旨款密又惡不忘迫于袁術致命地族病動郡逆津塗四  
塞雖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理師退術兵前進會稽景興失據三  
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表沛鄧子孝等浮  
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毆閩越之困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  
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  
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廵省中獄承此  
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  
蒼梧諸縣夷越叢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  
靖尋循渚岸五十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  
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北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  
二生民艱苦之甚豈可具陳哉後至司徒矣劉繇辟司空掾除  
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後至揚州刺史

節綜字敬文少依侯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後至太子少傅  
徵從本姓李曹亂更姓遂隱于會稽躬耕以求其志  
步騭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  
瓜自給後至丞相

魯肅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後催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  
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四間非是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屬  
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  
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疆土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追騎至肅

徐行勒兵持漏謂之曰卿等大夫當解去今日天下兵亂行功  
弗賞不追無罰何謂相逼乎又自值肴引弓射之矢皆同貫騎  
既嘉肅言追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孫策焉後至橫  
江將軍

吳岱字定公廣陵人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  
後至大尉馬

陸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  
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于家予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後至  
丞相

趙達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  
避難故脫身渡江

高山字孔文吳郡太守盛憲以上為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  
將憲避難于許昭家求散于陶謙謙未即赦岱憔悴泣血水漿  
不入口謙感其終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  
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危竦以貢宿忿往必  
見害岱言在君且母在牢獄期于當往若得入見則為事自當  
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  
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暄令豫且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  
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頃吏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于船  
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  
晉庾袞明穆皇后伯父也鄉里薦之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及齊  
王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

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以其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諫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哀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

顧榮為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故會張方據洛不復得進避之陳留及西帝長安徵為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遷吳又徵拜侍中行至於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

紀瞻與顧榮俱徵為尚書即至滁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盾榮顧望以軍士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

裴楷為侍中坐楊駿姻親去官大守衛瓘太宰亮稱楷身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為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為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去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楷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于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狹故得免難

衛玠為太子洗馬元璩為散騎侍郎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為門戶大計母泣涕

從之臨別玠謂允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毋轉至江夏竟於桓帝之末  
郗鑒以世亂歸鄉里于時所在飢荒時中州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令天子播越于原無伯常歸依仁德可以後  
亡遂共推鑒為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後至大尉鄧攸初陷石勒後逃勒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  
組以為陳郡汝南大守愍帝徵為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于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  
攸與刁協周顛素厚遂至江東後至尚書僕射謝鯤為東海王越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疾去職避地于  
豫章後至豫章大守

袁環字山甫永嘉末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

高瞻渤海菑人為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人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強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何如眾咸之善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徙  
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常乃依崔毖如遼東

徐邈東莞姑幕人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弟子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後至驍騎將軍褚斐為冠軍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斐

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爰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  
潁川庾歆即翼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翼翼道斷不得前果  
海王越以為參軍辭疾不就

孔愉會稽人避亂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書  
著鄰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以始  
安東將軍鎮楊士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  
出應召為丞相掾年以五十矣

毛德祖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攜母南渡皆有武幹  
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為建武將軍始平太守

孫盛字安國大守中原人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  
年十歲逃難渡江及長博學善屬文後至秘書監給中

宗謝方明隨伯父邈為吳興太守孫息之亂方明逃遁獲免頃  
之孫息重沒會稽謝琰見害息購求方明甚急方明于上虞以  
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  
屯苦講經而立身之操在約無改

沈懷文為治書待御史元兗劾弒立以為中書侍郎世祖入討  
邵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邵大怒投筆于地曰當今艱難卿  
欲避事邪肯色甚切值殷冲在側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  
新亭後至征虜長史廣陵守劉之遴南陽人為度支尚書大常  
卿時候景以肅正德為帝之遴時落景所將史授筆絞之遴預  
知乃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  
傳聞伏不鬪化為走道林及之遴遇亂遂被染服時人笑之尋

避難還鄉

庾肩吾為太子中庶子太清中侯景陷京都簡文以肩吾為度  
支尚書時上流蕃鎮並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  
陽公大心大心尋奔州降則肩吾因逃入建武界又方之得赴  
江陵未幾卒

蕭子雲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太清二年侯景寇  
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餓卒于顯靈寺  
僧房

江惣為太子中舍人侯景寇京都詔以惣權兼大常卿守小廟  
臺城陷惣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憇于龍華寺乃製脩心賦  
略序時事惣弟九舅蕭勃先據廣州惣又自會稽往依焉梁元  
帝平侯景徵為明威將軍始興內史以郡秩米八千斛給惣行  
裝會江陵陷遂不行惣自此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  
郎徵還朝

陳蕭引為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元帝為荊州刺史朝  
士多往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  
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爾於是  
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奔嶺表張正見為彭澤令屬梁季喪  
亂避地于正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惧之遜  
亂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八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九

勅錄部一百九十九

逃難第二

逃難

後魏宋洽為道武所誅第四子宣字道茂時年數歲親人竊逃

以免

封愷為散騎常侍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娣也愷子伯達葉

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敵文末伯達子休傑內還祖

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孝文時以歸國勲為河間

太守兼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祖猛符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

隨伯父永在鄴符丕稱尊號復以永為丞相永為慕容永所殺  
憲奔清河匿于民家後至安南將軍

李奕與兄敷同死奕別生弟罔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孝  
文大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  
刁整靈太后時為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整以母老河北喪亂時  
整疾弟雙為西兗州刺史整遂攜家依焉

賀拔勝字破胡神其父度家於武川孝明正光末汲野人破可  
瓌拔鄰聚眾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  
瓌拔尋為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  
勝與弟兄俱奔常州刺史廣陽王淵後至驃騎大將軍荆史刺

史

本天

斛斯椿字法守壽父敷孝明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  
安椿乃將家投尔朱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  
辛雄為尚書右丞初蕭保寅在壅州起逆城人侯眾德策討逐  
之多蒙爵賞孝明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為閔西賞勳大使未行  
之間會尔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以情未安雄潛竄不出

崔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孝莊永安初除建節將軍豫  
章蕭贊啓為認議參軍舉人失哀為高道穆奏免其官太昌初  
為散騎常侍東征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勅左右廂  
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左外逃免于後乃出見齊獻武王于晉陽  
王勞撫之

李神雋莊帝時為右光祿大夫尋屬尔朱兆入京神雋遂逃竄

民間出帝初始來歸闕

崔孝暉為寧朔將軍朱榮之害朝士孝暉與弟孝直携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楊侃為侍中衛將軍莊帝將謁尔朱儒也侃與其内弟李晞成陽王徽侍中李或等咸預密謀尔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于華陰

裴彥先為激海相属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為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洛渝平勅還郡

高恭之字道穆為征西蕭寶寅行臺郎中属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亂身于莊帝時不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惧禍乃携家趣濟陰变易姓名往來于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即位徵為尚書三公郎中

馮熙生于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母携熙逃避至氏羗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羗皆歸服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學問從師傅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避地華陰河東二郡問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後至侍中太師

比齊改榮五原人遇亂與鄉舊携妻子南遁平城属杜洛周為亂榮與高祖謀誅之事不健共奔尔朱榮後至開府儀同三司蔡雋初為杜洛周所虜高祖亦在洛周軍中高祖謀誅洛周雋預其計事泄走奔葛榮仍背葛榮歸尔朱榮榮入洛為平遠將軍帳内別將

步大汗薩狄邠人魏考明正光末六鎮反亂薩乃將家避難南

下奔尔朱榮于秀容後從容入洛以軍功除楊武將軍帳內統  
軍

邢邵字子才為中書侍郎及尔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引農  
楊愔避地嵩高山魏前廢帝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封子繪  
為南征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西魏武帝末斛斯椿等佞倖用事  
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亦棄官俱還

楊愔為神武行台右丞愔從兄幼鄉為岐州刺史以宣言忤旨  
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取急就鴈門温湯療疾郭季素害  
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于帝所乃勸其逃七愔遂集  
業冠于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  
曇謨微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為業

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

後周樊深初仕后魏為征虜將軍孝武西遷楚王二姓舉義為  
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勸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遂  
改易姓名遊學于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為人所告因  
送河東魏將軍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

逃難

隋源難仕魏祕書郎尋加征虜將軍屬其父隴西王竦為高氏  
所誅雄脫身而遁變姓名而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  
西郡公河間王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舅族及武元皇帝與  
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俱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為

郭氏

余朱敞字乾羅榮之族子也父彥伯曰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余朱氏敞小隨母養于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呈于大海見童兒郡戲者敞解所着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于複壁三年購之逾急跡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又留資而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茲然歎曰吾豈終于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于是間微服行西歸于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行臺郎中封靈壽縣伯

唐皇甫無逸大業末留守洛陽王世充作難無逸斬關而追未騎且至因解所服金帶投之于地曰以贈卿無為相逼迫騎兢下馬取帶自爭奪由是得免

王珪字叔玠樂陵太守顓之隋開皇末為奉禮部及顓坐漢王反事珪當籍沒而亡命于南山積十餘歲後至侍中

上官儀本陝州陝縣人也父引隋江都宮副監因家于江都大業末引為將軍陳稜所殺儀時年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為沙門後至中書令

裴胃為僕大寺主簿屬二京陷覆淪避池州賊乎授祕書正字馬燧沈勇多知謀安祿山反燧俾謂賈循曰安祿山負恩何不建不代之切事泄祿山遣人以弓弦縊殺循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後至司徒

侍中

李泌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操尚不羈耻隨常格仕進嘗  
獻書論當世務為執政者不便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後至  
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實為洪州節度使嗣曹王臯判官臯卒新帥未至實知劉後  
刻薄軍士衣食軍士怨判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歸諸京師  
權臯以少進士補具州臨清縣尉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  
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為薊縣尉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畏  
其猜害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其老母天寶十五年祿山  
使臯獻我係自京遇福昌尉仲謨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  
北至河南詐以疾啞召謨謨至臯示已啞謨而瞋謨乃勉哀  
而哭手自哈襲既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  
母初不知聞臯之死慟哭傷行路隸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  
臯時微服匿跡候母于淇門既待得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  
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淮南採訪使臯適表臯試大  
理評事兗州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以自從臯惧見迫又  
變名易服以免去宗在蜀而嘉之除監察御史  
柳晟駙馬都尉譚之子試太常卿德宗建中未鑾輅而幸晟願  
受密詔說其為將德宗壯而許焉事泄逆黨賊繫于獄鑿垣霄  
遁遂為僧問道達行在所

甄濟肅宗寶應中為刑部員外郎因藩寇逃難客于襄州大曆  
中江西觀察使魏少遊奏授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莫徕副使

後唐張格故丞相濬之子也濬為梁太祖害于長水格竄于山谷易姓名入蜀王建僭號以為相國蜀平至洛陽除太子賓客趙鳳幽山人也少為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內丁夫為軍伍而黥其儒為儒者患之多為僧以避之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從寄奔梁梁用守奇為博州刺史表鳳為判官盧程唐昭宗大復末進士及弟辟召鹽鐵出使巡官尋官尋遇朱梁弒逆衣冠多罹其毒害地河朔客遊燕趙數年或衣錦衣或服道服出入公侯之門深為涿州牧衡唐令所士卜居久之盧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遊士為歷臺省昭宗自秦遷洛時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由上黨歸于晉陽太祖以為節度副使

李愚唐光化中隨計之長安于蒲華之間昭宗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遇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遜自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新採招負薪以給朝夕未嘗于入後至左僕射

劉昫字州人唐天祐中契丹限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隱居上谷大寧山會定州王處直以其子都為易州刺史署昫為軍士衙推及都去在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暄自本郡至都薦于其父累署為觀察推官及都代位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暄構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後至司空平章事

漢史肇之誅弟福此時在荊陽別墅問禍匿于民間周太祖即位累遷開廐使

周王殷瀛州人唐宋劉仁恭父子亂滄薊殷父咸珪避地而南  
投天雄軍為卒伍

亡命

商書曰自作孽不可逭老氏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滿然而倒行  
逆施處陰休影天所幸命或可逃非欲絕跡以遠人蓋乃馮生  
而避去越自叔世遷訛淫刑以逞未俗偷巧任氣相高故有疾  
走避仇幽藏復怨破去機械變易名氏者若自底下類連建餘  
黨穿窬亟遁脫身長往或欲智免其如命何難追捕之令具存  
于方本而赦宥之澤亦被乎率土絲是稜卿以防其不絕滌瑕  
以許其自新斯乃天地無容荆棘蒙潤者已

漢張良惠帝時為少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韓

破良家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

以五世相韓故良與客俱擊秦皇帝祖謂密伺人音于豫切誤中副車謂

後乘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索搜也音山客切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

匿下邳

張耳陳餘俱大梁人秦滅魏購兩人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姓

名俱之陳為里監門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卑職以自隱

黥布六人也姓蕘氏事漢為淮南王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

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信然乎布以論輸驪

山有罪論次而驪輪作于驪山馬山之徒數十万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

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群盜

張蒼陽武人為秦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

公孫敖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水名也亡士多下吏

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擊坐妻為巫蠱族

田甲為梁蒙獄吏辱韓安國起徙中為梁內史甲亡安國曰甲

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安國笑曰云等足與治乎卒

善遇之

張敞為京兆尹尹公卿奏敞楊渾黨文不宜處位奏寢不下敞

使椽絮舜有所按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竟事敞驗治舜

故致其死事棄市行冤獄使者奏敞賊殺辜宣帝薄其罪欲令

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揚渾奏免為庶人敞即請闕上印

綬便從闕下亡命

王林鄉長凌人為侍中允殺人埋家舍又使人剝寺門鼓長凌

令何並自從吏兵退之材鄉急令奴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

間徑馳去並追殺其奴林鄉因亡命

劉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為人所殺聖公語客犯法聖

公避吏于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元使人持喪歸舂陵

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

彭寵為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司產弟在漢兵

中俱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魚陽抵父持抵歸也

吳漢為大司馬廣平侯漢微時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

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之以販焉自業往來薊燕聞所

至皆交結豪傑

王常字頽卿潁川舞陽人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皆

公孫敖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水名也亡士多下吏

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擊坐妻為巫蠱族

田甲為梁蒙獄吏辱韓安國起徒中為梁內史甲亡安國曰甲

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安國笑曰云等足與治乎卒

善遇之

張敞為京兆尹尹公卿奏敞揚渾黨文不宜處位奏寢不下敞

使椽絮舜有所按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竟事敞驗治舜

故致其死事棄市行冤獄使者奏敞賊殺辜宣帝薄其罪欲令

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揚渾奏免為庶人敞即請闕上印

綬便從闕下亡命

王林鄉長凌人為侍中兄殺人埋家舍又使人剽寺門鼓長凌

令何並自從吏兵退之材鄉急令奴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

間徑馳去並追殺其奴林鄉因亡命

劉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為人所殺聖公語客犯法聖

公避吏于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元使人持喪歸春陵

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

彭罷為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司產弟在漢兵

中惧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魚陽抵父持抵歸也

吳漢為大司馬廣平候漢微時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

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之以販焉自業往來薊燕聞所

至皆交結豪傑

王常字頽鄉穎川舞陽人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

其名籍而逃七人也光武時位至橫野將軍

馬援初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遂之亡命北地

崔援涿郡安平人也兄章為人所殺瑗手刃執仇因命會赦歸家為濟北相

馮衍字敬通京兆社陵人王莽天下兵起莽遣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椽衍說丹屯據大郡侍從橫之變與社稷之利丹亦能從及無益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

何顯少遊學洛陽顯名大學及陳蕃膺之敗顯以與蕃膺善

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汝南聞所至皆親其券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莽走之友後辟司空府

岑暉為南陽太守成瑨功曹張牧為中賊曹吏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常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遣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勢縱橫暉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待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暉與是遁逃亡匿齊魯之聞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之杜之誅因復逃竄終於江夏山中

張儉山陽高平人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鄉人朱並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因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因謂曰張儉知命天下而忘非其罪縱

儉可得寧忍執之手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雖好義明廷明廷猶明府也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及黨事解乃還鄉里

翟酺廣漢雒人也以報舅讎當彼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任都徵拜議郎

蔡邕為郎中後徙五原會赦還五原大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嘗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矣會往來依大山羊氏積十二年在矣

魏婁圭少有猛志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圭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覺遂以得免後詣太祖以為大將晉孫惠為成都王穎大將軍參軍檀惠殺穎牙門將梁雋俱罪因改姓名以遁

周撫元帝為王敦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為敦爪牙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先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嶽鄧

字栢王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云亡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連

去今骨肉相欲尚危况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申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成帝咸和之司徒王導以撫為從事中郎

鄧嶽少有將帥才略為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大守王倉

構逆嶽領兵隨含問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蚕後  
遇赦與撫俱出

南齊焦世榮為巴東王子嚮防閣子嚮事泄世榮避奔雍州世  
祖嘉之以為始興王中兵參軍

梁伏挺為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惧罪遂變服為道  
人久之藏匿後遇之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為江州攜挺之鎮  
王好文義深被息禮挺因此還俗

何遠字義方東海郊人也齊東昏永元中崔惠景入圍宮城遠  
豫保藏之既而發覺收捕者至遠逾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  
執融遂遇遠家屬繫尚方遠士渡江從其故人高江產共聚眾  
歡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眾復潰散遠因降魏入  
壽陽見刺史王肅同舉義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高祖  
遣兵援送得達高祖見遠謂張策曰何遠美丈夫而能破家報  
舊德未易人也授輔國將軍隨軍東下

張虎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刺史蘭  
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耶山為盜頗有部曲

後魏刁雍父暢仕晉右衛將軍初暢兄達以宋高祖輕狡薄行  
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桓玄以嫌故先誅刁  
氏雍為暢故吏所匿奔姚興豫州牧姚紹于洛陽後至長安

房崇吉初為宋明大原太守戍外城孝父遣慕容自曜討降之  
以崇吉為歸安縣令後乞解縣許之擢京帥半歲乃隋奔崇吉  
夫婦異路剃髮為沙門改名僧達投其叔族延住積歲餘清河

張畧之亦豪俠士也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幽州南出亦得會崇吉江東尋病死

崔敬夫東清河劄人車輪大將軍光之弟也敬夫為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按之乃與守者俱逃

廣陵侯衍字融貌多陋莊帝謀殺小朱榮以融為直門將軍乃命朱兆入洛融逃人間

徐紇為黃門侍郎摠攝中書門下事紇無經國大体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鉄券問命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尅河梁紇矯詔直開殿門取華騶御馬十疋東走兗州紇弟猷伯為北海太守伯弟子產為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

從之遂聚眾反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

獻

武王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諸侃請乞師于梁侃信之遂奔梁北齊孫寨為國子祭酒時崔祖螭反寨預焉逃于王元景家遇赦乃出

楊愔後魏孝壯神武行臺右丞愔從兄幼卿為岐山刺史以宣言忤旨誅愔聞之悲惧因哀感發疾取急就鴈門温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于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于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微等屏居削迹亦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祐之

隋李密初為楊玄感謀主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  
詢相隨匿于馮翊詢妻之舍尋為憐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  
獄是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徒者之等之  
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為薤醢今道中猶可為計安得行就  
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  
等死者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怪其餘即皆報得使者利其金  
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醺飲諠譁竟  
多使者不以為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  
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飢饉至  
削樹皮而食仲自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  
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曰金風蕩初  
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上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淚  
霑襟霑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真樊噲  
市井徒蕭何筆吏一朝時運合方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  
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  
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兵令兵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  
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虞綽煬帝時為著作佐郎與楊玄感為布衣之友後玄感敗帝  
怒彼綽且未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于是潛渡江變姓名自稱  
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  
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

劉斌南陽人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攻書佐竇建德署為中

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闡署中書侍郎與劉闡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斛斯政為兵部侍郎征遼東當塗任事以猜嫌惧罪內不自安  
亡奔高麗  
唐劉黑闥隋末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  
之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為群盜

竇建德隋末為里長犯法亡去會赦得歸

張亮初為李密將隸于李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乃擬亮上柱國  
鄭州刺史時鄭州陷于王克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于  
共城山澤中

劉玄佐滑州康城人本名洽少倜儻不事業嘗為縣小吏主巡  
行賊盜坐事為令杖之僅死乃亡命從軍

田任為門下省主事事宰相李逢吉受袁王府長史武昭錢五  
万又擇細婢令昭賣與逢吉及武昭事發詔下捕逐遂亡命截  
於逢吉宅中至逢吉出鎮襄陽乃捕克隨軍其後任官已停遂  
遣人偽稱正身赴選于門下省過官授房州司馬及事發御史  
臺三移牒襄州追捕任逢吉稱任已請假入京及累路尋勘任  
又不曾赴闕御史臺奏其事逢吉坐罰一季俸料田任切加捕  
捉焉

梁揚師厚潁州人初為李罕之小校太祖平定罕之預其功遂  
受澤州刺史當罕之至晉陽謁見太祖太祖以嘗有軍功遇之  
甚厚罕之有驍卒百餘人太祖素知意欲留之罕之識其旨乃

列籍以獻時師厚在其籍中後得罪惧奔于梁

後唐張全義為縣齋夫嘗為令所辱唐末黃巢起宛句出全義亡命入巢軍巢入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充水運使

康延孝本北邊部族長居晉陽初以卒隸太原軍性獷悍不馴屢犯禁網得罪亡命于汴事梁自隊長軍吏勞積至部校

晉熊皦以少帝開運三年謫授商州上津令縣赴任至白雲寺止宿遇夜暗逃皦閩中人為詩甚工以進士擢第嘗為延州劉景叢從事景叢入移內地皦有力焉後景叢承詔休致心甚不樂前使皦送金帶遺宰臣馮玉玉不受皦時為佐補闕雖云歸帶與景叢之來使而不甚明景叢以失意怨皦因誣其隱帶以達玉玉奏之故有是謫皦惧後命遂竄

周馮暉為靈武節度使始為効節軍士拳勇無賴行伍憚之事楊師厚為隊長唐莊入宗魏博以銀搶効節為親事屢戰立功而犒給稍薄兩軍對壘河上暉竄入南軍梁將王彥章致之麾下莊宗平河南暉首罪赦之

孫曷密州人後唐天成初未守殷據夷門晟為幕賓贊成其事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會同惡者送之淮外吳人方納叛亡即署以官次

白進福進前興順指揮使太祖廣順十年四月進福以族逃亡遣供奉官翟守素等二十分捕不獲陳州上言界溝鎮中有人馬九騎詰問不得入潁州界即日進福也進福曾於汭准巡檢因事得替在京將謀竄迹乃于常所親狎之家借鞍馬銀器偽

言與家人追遊其日晚妻子皆服男子衣遁去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九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五十

總錄部二百

咎徵

洪範咎徵叙其惡行春秋災異謂之譴告非獨繫於邦國亦將  
儆于人臣自昔不忠其君無德而祿貌言視聽有數於彛倫偽  
采淫泰卒陷乎非道者曷嘗不妖興於小兆怪見于所言蓋天  
意之弗蠲俾物神之申儆故有五行之屬萬類之衆殊形異狀  
失其常理提耳注目使之先覺而覩機若瞋不能知變以至於  
禍敗者可勝言哉若乃地名讖卜天象示化車服牆屋無故而  
墮落衣服器皿忍焉而變故至有賢臣身士行道之人而不能  
免者其命也矣

漢袁盎景帝時為大常病免居家初梁孝王欲求為漢嗣盎進

說其後語塞塞不行也梁王以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閔中問盎稱

之皆不容曰廼見盎曰臣受王命刺君二長者不忍刺君然後

刺者十餘曹曹輩也備之盎心不樂家君怪廼之培生所問占音措

秦時賢士善術者也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梁孝王武景德時入朝國歸意遮二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

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

而于上也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焉臨江王三歲

坐侵廟掘地為宮擣音人緣切上徵榮二行祖於江陵北門祖者送行之祭

目享飲也昔桓公之子纍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廢壞也江陵

父孝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反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

都簿責評王簿皆言簿戶切王怒自殺

燕刺王旦昭帝時謀反令群臣皆裝是時天兩虹下屬宮中屬猶

至也音音之切飲井水竭廁中豕群出壤大官龜廁養豕也音胡田切鳥鵲閑

死鼠舞殿端門端門三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城天火燒門大

風壞宮城樓折枝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怨王驚病使人

祠葭水台水葭水在廣平南和平水在屬門葭音家台音治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

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逾憂怒謂

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會蓋王舍人父熊

倉知其謀告之曰是發覺休誅

昌邑王智昭帝時聞人声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

中令龔遂二日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  
王恐宮室將空厄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大國

霍禹宣帝時嗣其父大將軍光傳陸侯為大司馬光兄孫雲為  
中郎將雲弟山為奉車都尉初交夫人顯毒殺許后帝始聞之

而未察及雲山禹有邪謀長安男子張章告之詔雲山不宜宿  
衛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深庭下竈居衛上又夢大將

軍謂顯曰知補兇不知而見亟下捕之且疾下捕之第中鼠暴

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殺前樹上鴉惡声之鳥也古者

殿爾非止弟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間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

居屋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止謹來

捕禹舉家憂愁會謀逆事發雲山自殺禹要斬顯棄市

董賢哀帝時為大司馬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

度驕慢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翟儀字文仲為東都大守王莽居攝義舉兵將誅莽義兄宣居

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言義未發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

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人齧其中庭群鴈數十此驚救之

已皆斷此必狗走出門永不知處宣大德之謂後母曰東郡人

守文仲素倣儻倣言之今數有惡怪怒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

夫人可歸為棄者宣家者言歸其本族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

月舉兵誅其家遂族

王康仕王莽為大師時盜賊起遣康與更始將軍廉丹東東謂

也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長老嘆曰是為泣軍果為光武所

敗

後漢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引馬驚奔觸北官鐵柱門三

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士之微

彭寵光武建武初為漁陽太守其妻數惡寵又多見怪變一說

祖冠債踰城徒推之入寵堂上聞蝦蟆聲在火鉅下鑿也永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

從中起寵疑其弟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

親於中罷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得斬寵及妻頭詣闕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建武中討云孫述至武陽所營地名彭亡

彭聞而惡之欲徒會暮蜀刺史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為治中從事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

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

果卒

魏李勝為河南尹歲餘廳前署蘇壞小單屋也令人更治之小材一

收激墮正搥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毋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

之官而敗

楚王彪本封白馬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

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月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

河兗州刺史令孤遇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陵謀共立

之事泄凌遇被誅彪賜死

張臻矩鹿人養志不仕正始元年戴鴛之鳥巢蹠告陰蹠告門

人曰夫戴鴛妖鳥而策門陰以凶神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

旬日而卒

公孫淵為遼東大守司馬宣王以太尉出征圍其城時有長星  
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措無  
幾何淵攻南園突出宣王縱兵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  
所初淵家數有恠犬冠清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  
北市生肉長圍各數盡有頭目口啄無手足而動搖尋而誅滅  
蜀諸葛亮為丞相大將軍屯於五丈原有長星墜亮之壘是年  
亮卒

吳諸葛恪為荊楊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時孫俊因民之多恐  
衆之所嫌構恪欲為變與孫亮謀置酒請恪恪見之夜精爽擾  
動通又不寐明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亦臭恪怪其故易  
衣易水其臭如切意園悵不悅嚴畢趨出大街引其衣恪曰  
大不用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大又御其衣令恪從者逐犬  
并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者著縷衣入其間中從者白之令  
外詰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  
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所自新城出往東與有白虹見其船  
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俄為峻所殺恪亦被殺其妻在室使  
婢語曰汝何故血自死旱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  
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  
公乃孫峻所殺于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鄧嘉為戍將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害嘉引弓  
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嘉謀叛闔門被誅  
晉衛瓘為大保惠帝永熙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

起行歲餘及禍

張華為司空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栢識者以為不詳又華第舍及監有數有妖怪少子韓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爾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趙王倫孫秀將廢賈后遂害華夷三揆

賈謐本姓韓其母午賈后妹也謐母姓賈氏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畜作声曰韓屋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謐誅而韓族殲焉又謐將誅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壓毀床帳謐益恐及趙王倫廢賈后謐及母賈午皆伏誅官至散騎常侍侍講東官

宋達為丹陽內史家大生三子皆無頭後為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周玘為南郡太守初玘于揚美起宅始成而邊戶有声如入詳咤者又玘家有鶩在籠中而頭斷籠外玘亡後家誅

裴楷為先祿大夫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暮年而卒

楊駿為大傅輔政初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于門大呼曰斫二刺二旬日託疾詐死及駿被誅其果驗

王俊為幽州牧謀將偕號有孤據府門翟雄入廳事俄為石勒所殺

愍懷太子既為賈后所棄將害之時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久

餘數日而枯太子<sup>二</sup>臧初立為太孫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

石崇為衛尉將被誅其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

趙王倫僭即帝王時人雉入殿中自大極東階上殿驅之更執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于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並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知如故並夫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瘡時以為妖焉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有一婦人詣冏府求寄產更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尔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云著布袍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

下粹齊王冏輔政時粹而侍中中書令及表沙王又傳權粹立朝正色人忌而害之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

成都王穎起兵誅長沙王又既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執象穎既縊死棄棺于故井中

陸機為平原內史成都王穎輔政以機為後將軍討長沙王入機始臨民而未旗折意甚惡之機戰敗穎德孟玖之譖將殺机其夕機夢黑隕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禍及

皇太子單初為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欵生隱起加麻栗祖母陳大妃以為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嘗行大具之詳票為皇裔是其端也毀而賣之象單見廢不終之驗也

祖逖為豫州刺史先是華譚庾闡問人術戴洋洋日祖豫州九

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東訓及謂天曰今年西  
北大將當死之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救我此乃  
不祐國也俄卒于壯兵

張茂元帝大興中為吳郡大守府舍得二狗頭其後茂為吳興  
兵所殺

王敦為荊州牧民昌武鈴下儀仗生華如連華五六日而萎落  
于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  
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終以逆命如戮其尹

甘卓為間州牧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襄陽竟氣騷攘舉動  
失常日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連  
櫃鳴聲以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尋為襄陽太

守同慮等襲殺之

王導為司徒廐羊生無後足明年蘇峻入京都導與成帝俱幽  
石頭僅乃免身

周逵為冠軍將軍于姑執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衝  
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難以動人功不能然也後竟為王敦  
所害覆族

王機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趕良人摘之  
得二物似烏鴨南海大守鮑靚曰此物不詳機焚之逕飛上天  
機尋誅死

謝安為大傅大元中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  
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夢

王國寶為尚書左僕射先是大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于土中  
名曰鬪族後國寶與王茶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庾晞

史失其官

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音和又  
燕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声悲切時人怪之  
後亦果敗

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兼大尉留府事常一月中輒十餘夜眠  
中驚起眇眼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嘗見之機愕問其故  
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手脚不分明竒健非我無以制  
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捅問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  
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入摘衣石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于壁見  
有巨于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研之豁然不見未幾機仗誅

王矩為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在靈  
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為王簿矩意甚惡之至州  
月餘卒

庾翼為豫州刺史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卒

殷仲文為東陽太守謀反因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伏誅

朱猗為龍驤將軍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鳥集竈競來啄瞰婢  
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鳥鵲餘者因共啄狗即死又瞰害唯餘  
骨存尋而猗死

桓玄初封楚王已設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受其席  
萬眾雕侯莫不驚怪玄性猜暴虎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玄既  
僭亂出偽詔改年為建始右丞王攸之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

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勢其兆號不詳冥符僭逆如此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於西堂伎樂殿上施縫綾帳鍍黃金為額四角作金龍頭銜五之羽葆旒蘇群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玄在宮中常覺不安若為神鬼所擾目篡盜至敗凡八旬

王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于牀而血流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前京張天錫為涼州牧州揚樹生松入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揚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是後天錫降氏

宋彭城王義康為大將軍司徒東府廳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並入飛所任齋前尋被誅削

臨川王義慶為揚州刺史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麇入城心甚惡之固陳求還大祖許解州以卒號還朝薨于京邑

始興王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伏鳥鳴于屋上後與元凶邵同逆伏誅

劉敬宣為右將軍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羊躡于唾中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着耳鼻間並欲壞傾之而晉安王子勛僭號之日雲雨晦合行礼志稱萬歲吏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為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鴉集其楹又有秃鷲集城上又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子綏拜司徒曰電所晦宴震其黃閣柱鷓尾極地又有鷓棲其帳上尋敗並伏誅

竟陵王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有大風飛落屋瓦城門及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明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鬚髮為鞘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修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丘尋至何以幸苦百姓誕執之間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太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至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見鬼譎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牝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誕尋為建康陳久紹等告其反牀狀誅

徐美之為司徒少時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見里龍長丈餘頭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時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突鶴集大極東鷄尾鳴喚後與傅亮同誅

江湛為吏部尚書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敢少日所言床忽有數外血尋為元凶所害

蕭思話為青州刺史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檀道濟為司空江州刺史還鎮下渚未發有以鶴島集悲鳴會且動彭城王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必爭會黃門侍郎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江北主簿承伯

秘書郎中遵等八人並誅

黃門侍郎州刺史太祖將誅田田被召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是苦捉留田不肯止及至見誅

劉斌為吳郡太守郡堂屋西頭鷓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鷓尾復落以之斌誅

到遁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望制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聞至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五十



